

叶广苓：文章像生活一样简单



文/舒晋瑜

叶广苓属鼠，网名“鼠老大”。

她很少上网，之所以欣然接受女儿取的这个“昵称”，是因为有一拨忠实的铁杆“粉丝”，自发成立“叶广苓《豆汁记》群”，她愿意加入其中和大家一起讨论作品、交流感受。“鼠老大”称王称霸没多久，就发现女儿网名叫“猫”。

叶广苓乐呵呵地说着，幸福的感觉从两颊深深的酒窝流淌出来，眼睛里满是温和的笑意。这一回参加《十月》文学奖的颁奖，没见她着富有标志性的旗袍，而是一件深黄色毛衣配黑色裙子，庄重大方。

“这是40块钱淘来的。”她说，人越活越简单，“我活到现在，就活成老大妈了，去早市买菜，去市场淘一件大线衣，挺满足。文章应该像生活一样简单”。

刚开始写作时，叶广苓看到别人的小说中用了大量虚幻的词汇，说半天都没进入主体，心里很羡慕，进而产生了自我怀疑。“我怎么就不会？我可能当不了小说家。”现在呢？“怎么想怎么说吧！”叶广苓的语言变得越来越平实朴素，淡泊如水，比如这次获奖的

《豆汁记》，没有那些让人摸不着边的生造的词汇，读来就像个老大妈跟你讲一件事情。她说，年轻的时候，把文学看得充满了象征和意义，其实文学就像按摩师，人们忙碌一天，晚上躺在被窝里，在昏黄的灯光下慢慢地读着，融入进

去，放下焦躁的心，这是人生非常美好的事情，也是她写作的目的。

48岁才开始正式写作，叶广苓的起步算不得早。而且和很多作家比起来，她写作的目的似乎也不太“纯粹”。那一年，她还在医院当护士。有一个病号在病床上看杂志，看得涕泪交流。叶广苓拿来一看，说：我也能写！

就是想证明自己也能写。可是就凭这篇小说，她进了报社，此后又进了文联，并且写出了《梦里何曾到谢桥》《全家福》。照此，叶广苓的家族题材能写得风生水起，可是她有些不甘心：这些等我成了走不动的老太太时还能写，趁还能跑得动，应该多去接触些不知道的东西。

给组织部和宣传部打了报告，叶广苓到了西安市的周至，挂职县委副书记。有人问她，陕西不缺写农村题材的作家，贾平凹、陈忠实，你能写得过他们吗？叶广苓想：他们是农村这块土地浸泡出来的，是“背靠”，我是用城里人的眼光看，是“面对”，从语言到角度都不一样，对自己来说也是一种挑战。在周至待了9年，叶广苓成了老县城的一张名片，成了周至猕猴桃的形象代言人。《老县城》《青木川》《黑鱼千岁》《老虎大福》……她由此打开了写作的另一扇窗，使更多的读

者了解了秦岭，走进了深山。

叶广苓和当地的百姓交上了朋友，和老乡们一起收麦子、一起巡山。当她的作品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，村里的文化人召集起来，在村边屋后的竹林里给叶广苓开作品研讨会。这边开会，那边妇女们磨着扁扁面，在竹林里说着文学吃着面——拥有这种经历，叶广苓觉得是种福气，作品不作品在其次，难得的是这种理解。离开周至多年，只要知道叶广苓回老县城来，乡亲们就会做个条幅挂在老城门上：“广苓，回家咧！”她每次看到都是热泪盈眶。去年8月，新作《秦岭无闲草》的首发仪式，就在地处秦岭深山的周至三官庙举行，山高路远，没有请领导，没有叫媒体，只叫了几位朋友，但是当天仍有近百名来自深圳、北京、上海、成都等地的“叶迷”自发赶来，跟随叶广苓徒步8公里，穿越从凉风垭到三官庙的原始森林。

叶广苓的写作似乎越来越信手拈来，似乎随便谈点儿什么，都能进入小说的创作。叶广苓把这解释为“人活熟了，大道理讲不出来了，便是‘见山是山，见水是水’了”。Ⅳ

意林

巴甫洛夫：争论是抚摸思想的最好触媒。

特雷莎修女：没有爱的工作，是一件苦役。

三毛：我爱哭的时候便哭，想笑的时候便笑，只要这一切出于自然。我不求深刻，只求简单。Ⅴ